

(2018年卷)

现代作家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作家出版社

(2018年卷)

现代作家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作家研究 (2018年卷) /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9. 8
ISBN 978-7-5212-0618-0

I. ①现… II. ①中… III. ①作家评论-中国-现代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146288号

现代作家研究 (2018年卷)

编者: 中国现代文学馆

特约编辑: 慕津锋 王雪

责任编辑: 李亚梓

装帧设计: 百丰艺术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067186 (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i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398千

印张: 29

版次: 2019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212-0618-0

定价: 42.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编委会名单

执行主编：张元珂

编 委：慕津锋 崔庆蕾 王 雪

张元珂 邱俊平 李立云

姚 明

本卷编选：慕津锋 王 雪

序 言

张元珂

“文学经典”“文学经典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完成时”，是确保如何保值或增值；后者是“进行时”，是确保其不再减值的过程。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至少有：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童庆炳先生概括的这“六要素”基本涵盖了“文学经典”建构过程中内部和外部的基本要素。然而，推动文学的“经典化”进程的已知和未知因素远不止上述“六要素”，它远比理论预设要复杂而丰富得多。尤其在此过程中，新的不可预知的力量会随着时间的永续演进和空间的持续拓展而不断浮现。然而，历史经验不止一次地告诫我们，真正的“文学经典”都要经历过反反复复的去经典化、再经典化的拉锯式的演变过程，或者说，所谓文学的“经典化”从来不是一次性的、一劳永逸的，而是持续的、接受各种力量考验的保值、增值或者减值的动态过程。因此，不仅有关“何谓经典”“经典何为”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永不止息，而且有关文学经典的筛选与阐释也“永在路上”。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文学经典的诸多问题亟待厘清与重释。即使已被命名为“文学经典”的作家、作品，由于时代语境

的不同，后世的人们总会对之发出不同“声音”。比如，从对“鲁郭茅巴老曹”座次的否定与重排，到对“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经典性的质疑与解构，再到对90年代以来有无经典问题的纷争与焦虑，都充分表明，有关文学经典评价的标准、观点、接受总是分歧不断。因此，如何看待这种分歧，或者说，如何认知和重释新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真正价值及意义，都是重要的亟待解决的重大命题。

中国现代文学馆拥有比较完善的学术团队和传播体系（期刊、网站、讲座），这里保持着与国内外各层次高校、科研院所良好的交流关系；这里是普及经典并不断发掘和建构经典的地方；这里不分男女老幼，从国家政要、文化精英到普通群众，皆可来此领受文学之于个体的无穷魅力；更为重要的是，这里保存着不同时代众多作家的第一手资料（手稿、日记、书信、照片、版本、遗物等等），它们亟须开发、整理与研究……这一切都说明，文学馆及其学术力量对推动中国新文学的研究与传播也是一股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长期以来，由于人才队伍建设滞后，文学馆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发挥。2010年后，伴随大量硕博生入职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文学研究力量明显加强，特别是在文献史料的发掘与研究以及文学经典的传承与普及方面，其无可替代的价值逐渐凸显出来。这尤其需要一个平台，以展现文学馆学人的最新研究成果。

正是基于上述几方面考虑，2011年1月，由前任馆长吴义勤策划与指导、前研究部主任许建辉任主编的《经典作家研究专刊》正式创刊。专刊创刊，其意义当然不同寻常。它不仅是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之后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的第二个学术研究刊物（随《文艺报》一起面向全国发行），还以其多方面的“特殊性”显示了其在当代学术研究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比如：实现与学术界的良性互动，更新新文学研究内容、方式与方法，面向社会大众普及新文学经典作家与作品，展现文学馆人风貌及学术体系对文学研究

的贡献，等等。

专刊每月一期，每期四万字，每期研究一位经典作家或一个文学思潮、流派，自创刊至今（截至2018年3月），已出八十七期，总计340多万字。在前期，作为主编的许建辉做了大量工作，专刊之所以备受关注、名声在外，与她的努力息息相关。许主任退休后，由我和崔庆蕾合作主编，由此一直持续至2017年12月。自2018年1月起，由于崔庆蕾调离中国现代文学馆，就由我担任主编，并重新组织队伍，继续办刊至今。曾经的同事与师友或退休，或调离，总不免心生感慨——在每个人的一生中，能同志同道合的几个人干一份有意义的工作该是多么的幸运！近八年来，从主编到编辑人员几经轮换，从选题、约稿、审稿到具体的文字处理皆由我们几个人兼职完成，但我们的合作是愉快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所达到的社会效果是让人满意的。不仅所刊文章屡屡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而且据说专刊作为《文艺报》“金牌专栏”之一还为其增加了不少忠实读者和报纸订单。

专刊所刊文章集学术性、可读性（文字尽可能通俗易懂）、欣赏性（每期配大量图片）于一体，充分照顾到中国作协会员、业界专家、学者及各类文学爱好者的阅读趣味。作为编辑之一，我犹记得最初几年的热闹场景：每一期总会有全国各地的读者——各级作协会员、高校师生及社会读者——来函来电，或品评，或询问，或建议，不仅为专刊（栏目）叫好，也为我们的组稿点赞。专刊所刊文章质量是有目共睹的，不仅得到普通读者好评，还得到业界大力肯定。

鉴于此，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丛书，以方便大家阅读和珍藏。丛书以年份为卷次，每年一卷，每卷三十万字。本年度共出七卷，即2011年卷、2012年卷、2013年卷、2014年卷、2015年卷、2016年卷、2017年卷。2018年卷以及2018年以后各卷将各后推一年予以出版。在编选中，我们遵循以下原则：每卷都是从该年度所刊发

的近四十万字中精选出来的；每卷皆由一位青年学者负责精选、编目、初校；按照原刊发表月份、篇目、次序编排年度目录，以尽可能保持原始风貌；史料类文章基本以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贵期刊、日记、书信、手稿为材料，为专刊特色，也是专刊之所以引发读者关注和热议的重要原因，故予以重点收录。丛书所收文章大体可分五类，即作家生平研究、经典作品研究、文学流派与思潮研究、文献史料研究、作品（版本）传播与接受研究。这些文章基本反映了现代文学研究界最新动态和研究成果。

编辑与出版这一套丛书，也是一种尝试。惟愿读者喜欢，如有不足，敬请指正。

2018年3月4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目 录

陈忠实		
白 焯	走向《白鹿原》的重要过渡	001
高志明	重读《白鹿原》：乡土中国的精神世界	007
弘 明	论《白鹿原》中的四次死亡	013
郭文瑞	陈忠实散文中的“乡党”意识	021
杨 辉	陈忠实小说的“前史”考察（1966—1977）	026
黄金萍	《白鹿原》中的“白鹿”叙事	033
林语堂		
陈子铭	那个叫林语堂的漳州人	037
高显莹	林语堂以理趣入文	044
杨西北	杨骚与林语堂及其家人	049
陈煜斓	李代桃僵话柏英	055
曾丽琴	早期海外华人形象的重塑与文化自信	060
文 卿	寻找一条大河的源头	066
王愿坚		
翁亚尼	王愿坚脚下的一亩三分地	072
段崇轩	用“微雕”艺术写战争“诗史”	079

李迪	牛海荃	不煽情，才动情	088
崔庆蕾	王愿坚	与李传锋交往侧记	093
安孟瑶	王愿坚	短篇小说中的符号、叙事与文化认同建构	097
王雪	八通书信	档案中的王愿坚	103

吴伯箫

梁向阳	梁爽	吴伯箫的延安之路	115
申朝晖	吴伯箫	早期文学活动的现代性反思	127
邱俊平	吴伯箫	1961年的两份手稿	134
张欣	《黑红点》	三题	139
张元珂	《吴伯箫致雷加》	辑录记	146

陈荒煤

白焯	新时期文学	的开路先锋	154
孙艳琳	荒野中的	萌芽	160
冷冰	从“被撇弃的	砂子”到坚定的革命者	166
严平	路上的	风景	173
杨志君	生于斯，	长于斯，成于斯	180
汪静茹	电影剧本	怎么写？	188

茹志鹃

郭文瑞	茹志鹃的	文学原点	192
杨志君	茹志鹃早期	小说的叙事特征	199
北乔	一朵永不凋谢的	文学之花	206
金星	茹志鹃在	1980年代初的心境与趣识	212
张旻昉	从“第三人称	意识中心”叙事方式 谈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	218
周驰颀	后方世界的	生活变革与观念迭新	225

俞平伯

- 鲍良兵 俞平伯与《再说乐府诗〈羽林郎〉》争论 230
- 金传胜 俞平伯的集外文字与新见笔名 241
- 官立 俞平伯集外文两篇释读 248
- 张立群 白婉宁“俞平伯传”的现状与价值 255
- 邱俊平 俞平伯致李治华书信六通 259

王辛笛

- 王圣思 父亲书房史录 271
- 沈喜阳 我感觉我在，我信我在，我思我在 279
- 刘屏 王辛笛与中国现代文学馆 290
- 王芳 辛笛诗歌创作的双重寂寞 297
- 北塔 量多、质优、罕有其匹 302
- 汪静茹 “我与三四十年代的血缘关系” 310

蒋光慈

- 方铭 蒋光慈的文学贡献 321
- 余学玉 《咆哮了的土地》的文学史地位 324
- 潘应 《丽莎的哀怨》 330
- 王凤霞 蒋光慈作品中的皖西地域文化 335
- 马德俊 蒋光慈佚文考论 339

史铁生

- 耿弘明 从有限眺望无限 351
- 郝泽华 于夜晚中等待自由 359
- 周毅 郝静 史铁生——困顿苦厄中的先知 363
- 张梦 写作是他的解药 369
- 慕津锋 从一部手稿谈“史铁生与足球” 375

左联五烈士

- 马文飞 冯铿《红的日记》研究及其他 383
- 郭文瑞 “想你的红砖映着天白，娇娇的桃枝亲你孤拔” 391
- 李星辰 柔石翻译小论 396
- 金传胜 胡也频史料二题 403
- 朱元军 论李伟森小说 408

秦 牧

- 慕津锋 秦牧与钟敬文的情谊 415
- 张 露 追寻战时的民主与自由 422
- 张元珂 《花街十里一城春》的稿签、手稿及其他 430
- 邱俊平 《土地》手稿谈 435
- 许建辉 《秦牧致姚雪垠》简介 438

后 记

447

走向《白鹿原》的重要过渡

——略论陈忠实的中篇小说创作

白 焯

从陈忠实自认为1965年发表散文处女作《夜过流沙沟》(有研究专家认为陈忠实的处女作应是发表于1958年的诗歌《钢、粮颂》)起,到1992年完成长篇小说《白鹿原》,这中间间隔了整整27年。这27年,从社会生活看,他走过了“十七年”“文革”和“新时期”,经历了当代中国社会前所少有的剧烈变动与巨大转型;从文学创作看,无论是早期的诗歌、散文写作,还是之后的短篇小说创作,在顺应时势变异的追求中着力显现个人的切实感受,尽力跟上生活的脚步与时代的潮流,大概是陈忠实这一时期生活与创作的基本路数。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新时期,对于许多作家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对于陈忠实而言,也是意义非凡。他在这一时期接续上被中断了的文学创作,也在这一时期走出了长期束裹自己的写作桎梏,还在这一时期实现了从观念到写法的逐步蜕变,最终摸索到新的创作路向,写出了堪称经典之作的《白鹿原》,走向了他小说创作的制高点。这样的过程是如何漫长,这样的蜕变是如何艰难,陈忠实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里,都有精要的叙说与细致的自述。可以说,那是思潮的激荡带来观念的冲撞,观念的冲撞带来精神的涅槃,精神的涅槃带来写作的新变。

从一个时期活跃不羁又茫无头绪的状况,到不懈不怠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最终进入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写作,蕴含了多个方面的因素,也涉及了从写作到阅读,从吸收到借鉴,从思索到反省

的诸多环节，但最为重要也较为直接的，是在中篇小说写作中的寻索与实践。经由中篇小说的写作磨练，陈忠实不仅在艺术上演练了一些写法，积累了一些经验，特别是由“写什么”与“怎么写”的内在结合上，把握更长的历史阶段，负载更大的生活容量，凝结更深的人生思考，都有坚实的进取与明显的长进，使他在文学目标上距离《白鹿原》更近了，写作实力上也大为增强了，这就为《白鹿原》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坚定的自信。

1981年到1985年，陈忠实把时间与精力主要集中于中篇小说的创作，先后创作了《初夏》《康家小院》《梆子老太》《蓝袍先生》。之后，还有《十八岁的哥哥》《四妹子》《夭折》《最后一次收获》《地窖》等相继问世。这些作品的写作，一次有一次的进取，一作有一作的风貌，这在他的小说创作上，是一段集中的历练，也是一个必要的蓄势。近10个中篇小说中，前边提到的4部作品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在陈忠实的中篇小说创作上，更具分量，也更为重要。

最早着手写作的中篇小说《初夏》，因为要“用较大的篇幅来概括我所经过的和正在经历着的农村生活”（陈忠实《关于中篇小说〈初夏〉的通信》），写得艰难而辛苦，甚至接近于难产。从1981年完成初稿，到1983年最终定稿，用去了约3年的时间。这不只是因为初写中篇，文体尚不熟练，而在于他想由这部中篇的写作，超越写短篇的自己。作品描写父亲冯京藩通过“走后门”让儿子进城当司机，而儿子冯马驹却放弃进城的机会回村办厂，带领大家“共同富裕”。在父与子的观念冲突中，一方面鞭挞小农意识和个人主义，一方面歌吟变革精神和集体主义，是作品显而易见的价值取向。这个作品与陈忠实之前的短篇小说的相似之处，是镜头依然瞄准当下农村的现实状况，写两代人的思想分野与观念冲突；不同之处则在于，不同观念的两代人，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中更注重心理世界的挖掘，先进者与落后者，都因精神世界的充分展示，显得既形象生动，又性格饱满。

同一时期写作的中篇小说《康家小院》，在康勤娃与吴玉贤因包办成婚而缺少爱恋的故事里，先由康勤娃的木讷与吴玉贤的伶俐，在

难得和谐中渐生嫌隙，后又因吴玉贤受来村扫盲的杨老师的吸引动心又动情，遂使偷情导致的离婚闹剧愈演愈烈，而当吴玉贤终于鼓起勇气找到杨老师去表白心迹时，杨老师一句“我只是玩玩”的回答使她如五雷轰顶，一心只想死去的她在回家途中遇到众人在极力搭救的同样绝望的康勤娃，使她在震惊中开始了悔悟。小说在吴玉贤与康勤娃都不满意的爱情生活和难以改变的婚姻现状里，透视的是乡村男女被限定的人生压抑与命运悲剧。由《初夏》和《康家小院》来看，可以说，在初期的中篇小说创作中，陈忠实试图走出短篇小说创作中故事较为单一、人物基本正面的局限，力求在观念冲突中，描绘出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与曲折跌宕的悲剧命运。但严格检视起来，虽然场面大了，故事长了，却因为视野的不够开阔，手法不够灵动，过于执着于生活事象本身，使得作品黏地性过强，想象力不足，在“写什么”与“怎么写”两方面，都未能真正实现创作上的更大突破。

明显地表现出较大突破倾向的作品，是中篇小说《椰子老太》。这个写于1984年的中篇小说，不仅时间跨度拉大到了解放前后，而且人物命运始终与历史演进相互交织。小说中的主人公黄桂英，因为脸型狭长被人戏称为“椰子老太”，她因不能生育而嫉妒有儿女的人，因自己生活拮据而妒忌家境稍好的人，由此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万人嫌”。但她对别人的“窥视”，对他人的妒言，反倒在极左思潮主导的政治运动中成了“有觉悟”的表现，因此还当上了村里的贫协主席，登上了政治舞台，到处呼风唤雨。由她出面所作的外调证言，使得一些在外公干的当事人都遭到了不当处理，返乡当了农民。而在极左政治被纠正，社会生活回归正常后，椰子老太不仅不能适应，而且很不理解，觉得自己一直听着领导的话，跟着形势走，怎么就全错了？在椰子老太去世之后，全村的人以拒绝出面抬埋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椰子老太的深深厌恶。作品在引人的故事中，深含了醒人的题旨。作者在椰子老太因极左政治起势又因政治变化失势的命运悲剧中，渗透的是对社会与人相互改变的后果的历史反思，包孕的是对政治与人相互利用的遗患的深刻批判，个人的小悲剧里又套着一个社会

的大悲剧。可以看出，在《梆子老太》的写作里，陈忠实对于人的命运的省思更为冷峻，对于社会生活的思考更为深邃，与他过去比较偏向于莺歌燕舞看生活的写作，开始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梆子老太》之后，陈忠实给人们带来更大的惊喜，这就是1985年写作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关于《蓝袍先生》，陈忠实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里曾说到：“至今确凿无疑地记得，是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写作，引发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写作欲念的。”《蓝袍先生》这部作品，跟我也有过一定的缘分，那就是作品即将在当时陕西的大型文学杂志《文学家》发表时，时任主编陈泽顺给我寄来刊物排出的陈忠实新完成的《蓝袍先生》的校样，要我赶写一篇作品评论，以便在同期刊出。我看了作品，先是意外，后是震惊。作品里的“蓝袍先生”徐慎行，为遵从“耕读传家”的家训，做一个继承父业的“人师”，从小便遏抑着活泼的天性，后又配以丑妻以绝色念，成年之后迎来全国解放，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时代，人民教师的新职业，使徐慎行看到了过去人生的封闭与褊狭，终于脱掉身上的蓝袍长衫，过起正常人的自由生活。但好景不长，“反右”运动时因给校长提意见，刚入教师行列的徐慎行被打成了“右派”。从此，他从谨言慎行到唯唯诺诺，如此这般地从拘束的青年熬到凄凉的中青年，又步入孤寂的老年。“文革”之后，社会拨乱反正了，徐慎行的“右派”也改正了，他可以脱下蓝袍自由参加活动了，但“却无法把他蜷曲的脊骨捋抚舒展”。我被作品的故事感染了，更被一个反差巨大的数字震惊了，那就是活了60岁的徐慎行，只过了20天舒心展眉的自由生活。我随即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命名为《人生的压抑与人性的解放——读陈忠实的〈蓝袍先生〉》。当时有关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方兴未艾，处于这种争论热潮之中的我，选取了人性、人道的角度来解读作品，在当时也属顺理成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作品的要害。我在文章中写道：“60岁与20天，多么巨大的反差，多么悬殊的对比。因与长时间的失常生活过于不成比例，那20天的自由生活，如同一场稍纵即逝的梦，是那樣的甜美，

又是那样的虚幻。”我还在评论文章里肯定了陈忠实在作品里所表现出来的可喜的突破与超越：“由《蓝袍先生》可以看出，忠实创作思想中悲剧意识的成分在扩伸，在强化，这是一个很重要也很可贵的进展。”

今天回过头再重读《蓝袍先生》，并把它放在陈忠实小说创作的总脉络里看，这部作品远非人性、人道的角度可以说清和道尽，作品在徐慎行的背时遭际与坎坷命运里，有着诸多丰富而深厚的内涵，其中的一些元素与意味，都与长篇小说《白鹿原》有着一定的内在关联，这都可以进而佐证陈忠实自己对《蓝袍先生》“引发”了《白鹿原》写作的说法。

陈忠实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里谈到《蓝袍先生》“引发”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时，这样告诉人们：“在作为小说主要人物蓝袍先生出台亮相的千把字序幕之后，我的笔刚刚触及他生存的古老的南原，尤其是当笔尖撞开徐家镌刻着‘耕读传家’的青砖门楼下的两扇黑漆木门的时候，我的心里瞬间发生了一阵惊悚的颤栗，那是一方幽深难透的宅第。也就在这一瞬，我的生活记忆的门板也同时打开，连我自己都惊讶有这样丰厚的尚未触摸过的库存。徐家砖门楼里的宅院，和我陈旧又生动的记忆若叠若离，我那时就顿生遗憾，构思里已经成形的蓝袍先生，基本用不上这个宅第和我记忆仓库里的大多数存货，需要一部较大规模的小说充分展示这个青砖门楼里的几代人的生活故事……长篇小说创作的欲念，竟然在这种不经意的状态下发生了。”

由这段回忆文字可以看出，《蓝袍先生》写到的徐慎行的家门、家世与家风，触发了作者深藏已久的有关关中乡土的历史记忆与生活积累，那就是以儒家传统为主导的家族文化，在乡土社会的根深蒂固和长期运行，以及由此造成置身其中的人们在人生追求和生存想往上的坎坷与艰难，乃至对个人性格的磨损，对个人命运的限定。这由具体细节触碰出的时代变迁中的家族故事，陈忠实此后还经历了县志调阅，家谱研读，人物踏访，以及在艺术上寻找相应的表现方式等具体